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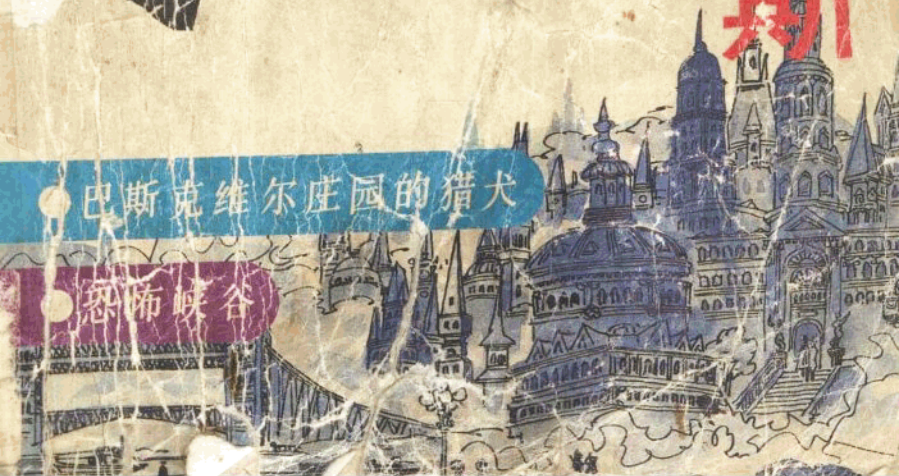
神探福尔摩斯

【英】柯南道尔 著



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

恐怖峡谷





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

四

4. 意外的纪念品

福尔摩斯先生坐在桌旁早餐，他时常彻夜不眠，早晨却起得很晚。我站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拿起了昨晚那位客人遗忘的手杖。这是一根很精致沉重的手杖，顶端有个疙瘩；这种木料产于槟榔屿，名叫槟榔子树。紧挨顶端的下面是宽度约为1英寸的银箍，上面刻着“送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杰姆士·摩梯末，C.H. 的朋友们赠”，还刻有“1884年”。这不过是一根旧式的医生所常用的那种既庄重、坚固，而又很实用的手杖。

“啊，华生，你是怎么样看它的？”

福尔摩斯正背对着我，我原以为他并没有发觉我在摸手杖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呢？你的后脑勺儿一定长了眼睛吧。”

“至少我的眼前放着一把擦得很亮的镀银咖啡壶。”他
“可是，华生，告诉我，你怎样看这位客人的手杖？可惜我没有遇到他，又不知道他此来的目的，所以，这件意外的纪念品就变得更重要了。你把它仔细地察看过后，给我形容一番，个人吧。”

“我想，”我尽量按着我这位伙伴的推理思路说：“从认识的人们送给他这件用来表示敬意的纪念品来看，摩梯末医生是一位功成名就、年岁较大受人尊敬的医学界人士。”

“好啊！”福尔摩斯说：“好极了！”

“我还觉得，他说不定是一位在乡村行医的医生，出外多半是步行的。”

“为什么？”

“因为这根手杖原来虽很漂亮，但已经磕碰得很厉害了。难以想象一位在城里行医的医生还肯拿着它。下端所装的那头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他曾用它走过很多的路。”

“不错！”福尔摩斯说。

“还有，那上面刻‘C. C. H. 的朋友们’，据我推测，大概指的是个猎人会（因为猎人一词的头一个字母是H，所以华生推测C. C. H. 它是猎人会组织名称的缩写——译者）；他可能曾经给当地的猎人会的会员们作过一些外科治疗，因此，他们才送了他这件以表谢意。”

“生，你真是大有进步了，”福尔摩斯把椅子向后推了推。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安于现状和马马虎虎的人，他还有一只心爱的狗呢！”

我不相信地笑了起来。福尔摩斯向后靠在长椅上，朝天花板上吐着悠游的小烟圈。

“对于后一部分，我无法证明你是否正确，”我说：“不过找出几个有关他的年龄和履历和特点来，还是不困难的。”我从我那小小的放医学书籍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医药手册》来，翻到人名栏地方。里面姓摩梯末的有好几个，但只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来客。我高声地读出了这段记载：

杰姆士·摩梯末，1882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州达特沼地格林盆人。1882年至1884年在切瑞因·克劳斯医院任住院外科医生。因著文《疾病是否隔代遗传》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金，瑞典病理学协会通讯会员；著有《几种隔代遗传的畸形症》（载于1883年《柳叶刀》杂志），《我们在前进吗？》（载于1883年3月份的《心理学报》）。曾任格林盆、索斯利和高冢村等教区的医务官。

“这并没有提到那个本地的猎人会啊，华生！”福尔摩斯带着嘲弄的微笑说：“正如你所说的观察结果，他只是个乡村医生；我觉得我的推论是很正确的了。至于那些形容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过‘和蔼可亲、安于现状和马马虎虎’，依我的经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待人亲切的人才会收到纪念品；只有不贪功名的才会放弃伦敦的生活跑到乡村去；只有马马虎虎的人才会会在屋里等了一小时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却留下了自己的手

美
“那狗呢？”

看，轻手轻脚地跟着这根手杖跟在主人后面。因为这根木杖很重，狗

只好紧紧地叼着它的中央，因此，上面的牙印就清清楚楚了。从这些牙印间的空隙看来，这只狗的下巴要比梗犬下巴宽，而比獒犬的下巴窄。它可能是……对了，它一定是一只卷毛的长耳猎犬。”

他站了起来，边说边在屋里来回走着。突然在向楼外突出的窗台前站住了。他的语调里充满了自信，我抬起头惊奇地望着他。

“亲爱的伙伴，你怎么能这样地肯定这一点呢？”

“很简单，我现在已经看到那只狗正在咱们的大门口的台阶上，而它主人的按铃的声音也传了上来。不要动，我请求你，华生，他是你的同行，你在场对我也许会有帮助。华生，命运之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到了。你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了吧，他正在走进你的生活；可是，你却不知道是祸是福。这位医学界的人物，摩梯末医生要向犯罪问题专家福尔摩斯请教些什么呢？请进！”

我惊奇于这位客人的外表，因为我以前认为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医生，而他却是一个高高瘦瘦的人，长长的鼻子象只鸟嘴，突出在一双敏锐而呈灰色的眼睛之间，一副金边眼镜的后面有炯炯发光相距很近的两只眼睛。他穿的是他这一行人常爱穿的衣服，可是相当落拓，因为他的外衣已经脏了，裤子也已磨损。虽然还年轻，却弯曲着后背，走路的时候头向前探着，具有贵族的慈祥风度。他一进来，眼光马上就落在福尔摩斯拿着的手杖上了，他欢呼一声跑了过去。“太好了！”他说道：“我不知道把它忘在这里了呢，还是忘在轮船公司里了？我失去整个世界，不愿失去这根手仗。”

“大概它是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是克劳斯医院送的吗？”

“是在我结婚时那里的两个朋友送的。”

“唉呀！天哪，真糟糕！”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摩梯末医生透过眼镜稍显惊讶地眨了眨眼。

“怎么啦？”

“因为您已经打乱了我们几个小小的推论。您说是在结婚的时候，是吗？”

“是的，我一结婚就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顾问医生（顾问医生为医生中之地位最高者——译者）的全部希望。可是，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来，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啊哈！”我们总算还没有搞错。”福尔摩斯说道：“嗯，杰姆士·摩梯末博士……”

“您叫我密斯特好了，密斯特——我是个卑微的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生。”

“而且很明显，还是个思想精密的人。”

“一个对科学略知一二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一个在广大的未知的海洋岸边拣贝壳的人。我想我是在对福尔摩斯讲话，而不是……”

“不，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见到您，先生。我曾听到人家把您和您朋友的名字相提并论。福尔摩斯先生，您使我很感兴趣，我真想不到会看见这样长长的头颅和这种深深陷入的眼窝。您不介意我用手指沿着您的头顶骨缝摸一摸吧，先生？在没有得到您这具头骨的实物以前，如果按照您的头骨做成模型，对任何人类学博物馆来说都会是一件出色的标本。我并不想招人讨厌，可是我承认，我确实羡慕您的头骨。”

福尔摩斯用手势请我们的陌生客人在椅子上坐下。“先生，看得出来，如同我对我的本行一样，您是个很热心于思考本行问

题的人。”他说道：“我从您的食指上能看出来您是自己卷烟抽的；不必客气了，请点一支吧。”

那人拿出了卷烟纸和烟草，以惊人的熟练手法卷成了一只。他那长长的手指好象昆虫的触须一样抖动着。

福尔摩斯很平静，可是从他那滴溜溜转动的眼珠，我看出，他已对我们这位怪异客人发生了兴趣。

“我认为，先生，”他终于说起话来了：“您昨晚赏光来访，今天又来，大概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我的头颅吧？”

“不，先生，不是的，虽然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这样做。我来找您的原因，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缺乏实际经验的人，而且我忽然遇到了一件非常严重而又特殊的问题。由于我确知您是欧洲第二位最高明的专家……”

“喝，先生！请问，谁能荣幸地站在第一位呢？”福尔摩斯有些刻薄地问道。

“对于一个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说来，贝蒂雍（法国人，他发明了靠记录人体各部长度甄别罪犯的方法——译者）先生办案的手法总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那您去找他商讨不是更好吗？”

“先生，我是就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的。可是，就对事物的实际经验来说，大家都知道，您是独一无二的了。我相信，先生，我并没有在无意之中……”

“不过略微有一点罢了，”福尔摩斯说道：“我想，摩梯末医生，最好请您立即明白地告诉我要求我协助的问题吧。”

2.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有一篇手稿在我口袋里，”摩梯末医生说道。

“您进屋时我就看出来来了，”福尔摩斯说。

“是一张旧手稿。”

“是18世纪初期的，不然就是假造的了。”

“您怎么知道，先生？”

“在您说话的时候，我看到那手稿一直露着一两寸的样子。只有一位差劲儿的蹩脚专家才不能把一份文件的时期估计得相差不出10年。可能您已经读过了我写的那篇关于这问题的小论文吧。据我推测，这篇手稿是在1730年写成的。”

“确切的年代是1742年。”摩梯末医生把它从胸前的口袋里掏了出来，“这份祖传的家书，是巴斯克维尔爵士给我的，他3个月前忽遭惨死，在德文州引起了很大的惊恐。可以说，我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很敏锐，经验丰富，并和我一样的讲求实际；他把这份文件看得很慎重，他心里早已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了；而结果，他竟真的得到了这样的结局。”

福尔摩斯接入手稿，把它平铺在膝头上。

“华生，你注意看，长S和短S的换用，这就是使我能确定年代的几个特征之一。”

我凑在他的肩后看着那张黄纸和退了色的字迹。顶上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再下面就是潦草的数字“1742”。

“看来似乎是一篇什么记载似的。”

“是的，是关于一件在巴斯克维尔家流传的传说。”

“不过我想您来找我恐怕是为了当前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吧？”

“是一件颇为现实和急迫的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做出决定。不过这份手稿很短，而且与这件事有着密切联系。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就将它读给您听。”

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两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眼睛闭上，一副听其自然的神情。摩梯末把手稿拿到亮处，以高亢而嘶哑的声音朗读着下面的奇特而古老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事有过很多的传说，我要写下来的原因是我相信确曾发生过象我所写的这样的事。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这件事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直接听我祖父说的。儿子们，请你们相信，公正的神明能够惩罚那些有罪的人，但是只要他们能祈祷悔过，无论犯了多重的罪，也都能得到宽恕。你们知道了这件事，也不必因前辈们所得的恶果而恐惧，只要自己将来谨慎就行了，以免咱们家庭过去所尝到的深重痛苦重新降临在咱们这些败落的后代人身上。

据说是在大叛乱时期（指英国1642年—1660年的内战——译者），（我真心地向你们推荐，应该读一读博学的克莱伦顿男爵所写的历史，）这所巴斯克维尔大厦本为巴斯克维尔所占用，的确，他是个最卑俗粗野，最目无上帝的人了。事实上，如果仅仅这一点的话，乡邻本是可以原谅他的，因为在这一地区圣教从来就没有兴旺过。他天性狂妄、残忍，在西部已是家喻户晓了。这位修果先生偶然地爱上了（如果还能用这样纯洁的字眼称呼他那卑鄙的情欲的话）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种着几亩地的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可是这位少女一贯有着谨言慎行的好名声，自然要躲着他了，况且她还惧怕他的恶名。后来有一次，在米可摩斯节（每年9月29日为基督教纪念圣徒麦可的节日——译者）那天，这位修果先生知道她的父兄俩都出门了，就约五六个游手好闲的下流朋友，偷偷地到她家去把这个姑娘抢了回来。他们把她弄进了庄园，关在楼上的一间

小屋子里，修果就和朋友们围坐在一起狂欢痛饮起来，他们在夜里是经常这样干的。这时，楼上的那位可怜的姑娘听到了楼下狂呼乱吼和那些不堪入耳的脏话，惊恐万分不知所措。有人说，修果·巴斯克维尔酒醉时所说的那些话，无论是谁，即使是重说一遍都可能会遭到天谴。最后，她在非常恐惧的情况下，竟干出来一桩就连最勇敢和最敏捷的人都不敢做的事来。她从窗口出来，攀缘着至今仍爬满南墙的蔓藤由房檐下面一直爬了下来，随后就穿过沼地直往家里跑去了，庄园离她家约有9英里的样子。

不一会儿，修果离开了客人，带着食物和酒——说不定还有更糟糕的东西呢——去找被他掳来的那个姑娘，可是却发现笼中之鸟已经逃走了。他马上就象中了魔似的冲下楼来，一到饭厅就跳上了大餐桌，不管是酒瓶还是木盘，眼前的东西全都被他踢飞了。他在朋友面前大嚷大闹说：只要当晚他能追上那丫头，他愿把肉体 and 灵魂全都献给魔鬼任其摆布。当那些纵酒狂饮的浪荡子弟被他的暴怒吓得目瞪口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凶恶的家伙——也许是因为他比别人喝得更醉——大叫着说应当把猎狗都放出去追她。修果听他一说就跑了出去，大叫马夫牵马备鞍并把犬舍里的狗全都放出来，把少女丢下的头巾给那些猎狗闻了闻就把它一窝蜂地轰了出去，这些狗在一片狂吠声中往被月光照耀着的沼地上狂奔而去。

这些浪子们目瞪口呆地站着，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大一会儿他们才明白了到沼地里去要干什么。接着又都大喊大叫起来了，有的人喊着要带手枪，有的人找自己的马，有的人甚至还想再带一瓶酒。最后，那些疯狂的头脑终于恢复了一点理智，13个人全体上马追了出去，头顶上

的月亮明亮地照着他们，他们彼此紧靠一起顺着那少女返家的必经之路飞驰而去。

在他们跑了一二里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沼地里的牧人，他们大喊着问他有没有看见他们所要追捕的人。据说那牧人当时被吓得简直都说不出话来了，后来，他终于说他确实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少女，后面还有一群追逐着她的猎狗。“我看到的还不止这些呢，”他说道：“修果也骑着他那黑马从这里过去了，还有一只魔鬼似的大猎狗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天啊，别让那样的狗跟在我的后面！”那些醉鬼老爷们骂了那牧人一顿就又骑着马追了下去。可是不一会儿他们就被吓得浑身发冷了。因为他们听到沼地里传来了马蹄声，随即就看到了那匹黑马，嘴里流着白沫跑了过去，鞍上无人，缰绳拖在地上。那些浪子们感到万分恐怖，都挤到了一起，可是他们总还是在沼地里前进着。假设他们只是一个人走在那里的话，无疑的早就会掉转马头跑回去了。他们就这样地慢慢地骑着前进，最后终于赶上了那群猎狗。这些狗虽然都是以狡勇和优种出名的，可是这时竟也挤在沼地里的一条深沟的尽头处，竞相哀鸣起来，有些已经逃之夭夭了，有些则颈毛直竖，两眼直瞪瞪地向前面一条窄窄的小沟里望着。

这帮人勒住了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现在已比出发的时候清醒得多了。其中大多数已经不想再前进了，但是有3个胆子最大的——也许是醉得最厉害的——继续策马向山沟走了下去。前面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平地，中间立着两根大石柱——至今还可以看到——是古时不知是谁立起来的。月光把那块空地照得很亮，那因惊恐和疲惫而死的少女就躺在那块空地的中央。可是让这3个胆大包天的酒鬼毛骨

耸然的既不是少女的尸体，也不是躺在她近旁的修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而是站在修果身旁撕扯着他喉咙的那个可怕的怪物，一只既大又黑的畜类，样子象一只猎犬，可是谁也没见过这样大的猎犬。正当他们看着那家伙撕扯修果的喉咙的时候，它把闪亮的眼睛和直流口涎的大嘴向他们转了过来。3个人一看就吓得大叫起来，赶忙拨转马头逃命去了，甚至在穿过沼地的时候还惊呼不已。据说其中一个因为看到了那家伙当晚就吓死了，另外两个也因此终身精神失常。

我的儿子们啊，这就是那只猎犬的传说的来历，据说从那时起那只狗就一直可怕地骚扰着我们家族。我之所以要把它写下来，还因为我觉得：随便听到和猜测的东西要比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东西可怕得多。确实如此，在咱家的人里，有许多都是未得善终的，死得突然、凄惨而又神秘。但愿能得到上帝无边慈爱的护庇，不致降罚于我等三代以至四代唯圣经是听的人们。我的儿子们，我借上帝之名命令你们，并且劝你们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在黑夜降临、罪恶势力嚣张的时候走过沼地。

〔这是修果（此修果·巴斯克维尔为这篇家书开头所提到之修果·巴斯克维尔之同名后代——译者）留给两个儿子和约翰的家书，并嘱咐二人千万不要将此事告知其姊伊丽莎白。〕

摩梯末医生读完了这篇怪诞记载之后就把眼镜推上了前额，直望着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打完呵欠把烟头扔进了炉火。

“嗯？”他说。

“难道不很有趣味吗？”

“对一个搜集神话的人来说，确是很有趣味的。”

摩梯末医生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报纸。

“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发生时间较近的事。这是一张今年5月14日的德文州纪事报。是一篇有关几天前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简短记述。”

我的朋友上身稍向前倾，神色也开始专注起来。摩梯末读道：

最近，巴斯克维尔爵士之暴卒，本州不胜哀悼。据说，在下届选举中，此人有希望被选为中部德文州自由党的候选人。虽然查尔兹爵士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不久，但其厚道与慷慨已深得周围群众之敬爱。值此暴发户充斥之时，象查尔兹这样一支名门之后，竟能致富还乡，重振因厄运而中衰的家声，实为可喜之事。众所周知之查尔兹爵士曾在南非投机致富。但他比一直干到倒霉为止的人们要聪明，他带着变卖了资财返回英伦。他来到巴斯克维尔庄园不到两年，人们普遍在议论着他那庞大的重修计划，然此计划已因其本人逝世而中断。因他并无子嗣，他曾公开表示，在他有生之日整个乡区将得到他的资助。因此，有很多人都悲悼他的暴亡。至于他对本地及州慈善机关的慷慨捐助，本栏曾常有登载。

验尸之结果还未能将与查尔兹爵士之死亡相关的诸情况弄清，至少尚未能消除由于当地之迷信所引起之诸种谣传。没有理由怀疑有任何犯罪成分，或想象死亡并非由于自然原因。查尔兹爵士为鳏夫，据说他在某些方面表现精神状态有些反常。他虽有许多财产，但个人所好却很简单。巴斯克维尔庄园中之仆人只有白瑞摩夫妇二人，丈夫是总管，妻子当管家妇。他们的已被几个朋友证实了的证词说明：查尔

兹爵士曾有健康情况不良之征兆，尤其是有点心脏症状；表现在面色改变、呼吸困难和严重的神经衰弱。死者的朋友和私人医生摩梯末也提供了同样的证明。

案件实情非常简单，查尔兹有一种习惯，每晚在就寝前，须沿巴斯克维尔庄园出名之水松夹道散步。白瑞摩夫妇的证词说明死者的习惯确是如此。5月4日，查尔兹爵士曾声称他第二天想去伦敦，并曾命白瑞摩为他准备行李。当晚他照常出去作晚间散步，他常吸着雪茄散步，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12点钟的时候，白瑞摩发现厅门还开着，他吃了一惊，于是就点了灯笼，出去寻找主人。当时外面很潮湿，所以沿着夹道走了下去很容易看到爵士的足印，小路的中间有个通向沼地的棚门。种种现象都说明查尔兹爵士曾站在门前，然后他就沿着夹道走了下去，他的尸体就是在夹道的末端被发现的。有一件尚未得到解释的事实就是：白瑞摩说，他主人的足迹在过了通往沼地的棚门后变了样，好象是从那以后就换用脚尖走路了。有一个叫作摩菲的吉卜赛马贩子，当时正在沼地里距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可是他自己承认当时酒醉得很厉害。他说他曾听到过呼喊声，但弄不清是来自哪方。在查尔兹爵士身上找不出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可是医生的证明中曾指出面容变形到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躺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朋友和病人的尸体——据解释说，这是一种在因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死的时候常有的现象。这一解释已为尸体解剖所证实，说明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官能上的病症。法院验尸官也缴呈了一份与医生证明相符的判断书。如此结束究属妥善，因查尔兹爵士之后代仍将在庄园居住，并将继续不幸为之中断的善行。因此，显然此点具有极端重要性，如验尸官平凡的发现不能最后扑灭那

些邻里相传的有关此事的荒诞故事，则想为巴斯克维尔庄园找个住户就很困难了。据得知，如果说爵士还有活着的最近的亲属的话，那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先生了。以前曾听说这位年轻人在美洲。现已进行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巨大的遗产。

摩梯末把报纸叠好，放回口袋去。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关查尔兹爵士死亡的事实。”

“我真得感谢您，”福尔摩斯说：“能引起我对这件饶有兴趣的案件的注意。当时我曾读过一些报纸的报道，但那时我正集中精力于梵蒂冈宝石案那件小事，在受着教皇迫切的嘱托之下竟忽视了英伦发生的一些案件。你说这段新闻已包括了全部公开的事实吗？”

“是的。”

“那么再告诉我一些内幕的实情吧！”他靠在椅背上，把两只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显出了他那极为冷静的、法官似的表情。

“如果这样，”摩梯末医生感情开始激动起来，“我就会把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我连验尸官都隐瞒了。因为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最怕在公众面前显得他似乎是相信了一种流传的迷信。我的另一个动机，就象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假如有任何事情再进一步恶化它那已经相当可怕的名声，那么巴斯克维尔庄园就真的再不会有人敢住了。基于这两个原因，我想，还是不把我知道的全部事情都说出来为好，那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对你来说，我没有理由不坦诚彻底地说出来。

“沼地上的住户住得彼此相距都很远，而彼此居住较近的人们就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和查尔兹爵士见面的机会就很